追慕錄

書乙未三月十日[illegible]

士獻忠源衛副司直號恩津林大進士學今滯女子諱

諱虎行蘭右訓鍊院奉事祖諱順祖海南縣監考諱

好誠宣生右中樞府事諡書立大公次公應高祖會祖

星州入諱祖諱敬任重大厲年甲由任諱

公號言撰有號合論書其本

篁谷行狀

三月日龍華山人趙任道謹狀

不獲已一依家狀大綠錄改加審讀又為狀本歲在生辰

諸公之惠美而生擔不敢棄當辭以卑又章以固

追慕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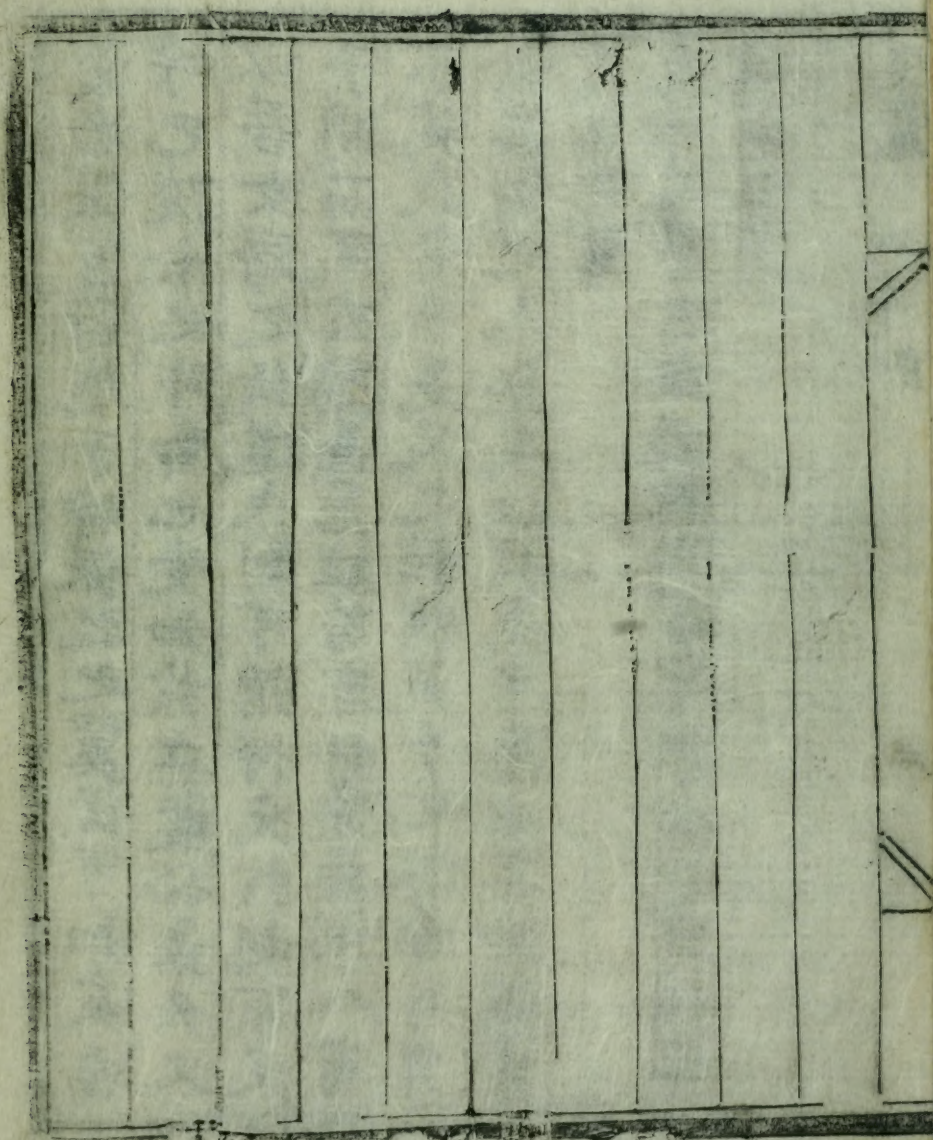
盖嘗聞古人有言曰知子莫如父今以追慕錄觀之知父亦莫如子也崔氏子任道自幼穎異膝下嬉戲暨從師遊學至戴冠成人一遵庭訓無子弟過丁未春遭外艱在廬墓血泣之中而詳記其先人 立巖公言行動静孝之以事親推之於待人接物之節而平生之詩歌字畫嗜好禁戒師友交遊服飾器用臺榭兼致種樹覽觀無不備述積成卷軸名之曰追慕錄其情悲矣其志誠矣其事勤矣觀其

追慕錄序

蓋嘗聞古人有言曰知子莫如父今以追慕錄觀之知父亦莫如子也趙氏子任道自幼穎異膝下嬉戲暨從師遊學至弱冠成人一遵庭訓無子弟過丁未春遭外艱在廬墓血泣之中而詳記其先人立巖公言行動靜本之以事親推之於待人接物之節而平生之詩歌字畫嗜好禁戒師友交遊服餙器用臺榭景致種樹覽觀無不備述積成卷軸名之曰追慕錄其情悲矣其志誠矣其事勤矣觀其

父足以知有是子觀其子足以知有是父況是錄也旣出至情又無虛美令人讀之慈孝之心油然而發者乎余嘗莊誦南冥曹先生銘判校公墓碣曰無德可言則諛言也欺吾父也誣行也愧吾父也欺且使愧孤亦不忍今於趙生之是錄幸得而見矣其所以言之重辭之複者亦莫非出於追慕罔極之情而不能自已也歟曰此而可知趙生終其身而慕之又將遺之後昆追慕之其無窮也夫知是則趙生之持心行己[illegible]其嚴君之前覩於

羹墻儼若對越于時保之之翼從可知矣嗚
呼巴陵余之外鄕也受知於立巖公最久又
以吾女歸之任道氏則可謂得交於趙家父
子間而至於鶴長鳧短苟容私意焉則人有
不笑我者乎是父之懿德是子之誠孝耳目
於其鄕之人熟矣故於是乎序非不知讓貴
傳信焉爾

皇明萬曆玄黓困敦太簇甲辰金山雪樵李
屹山立序

追慕錄

嗚呼痛哉吾父之面目其可得而復見乎吾父之聲音其可得而復聞乎天資完粹所養深厚眞純莊靜冲澹寡欲持已則渾然天眞接人則一團和氣神采温潤金玉其相胸襟軒豁風月其趣任天放而自恔不矯厲而沽名安分而處素位而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厚於族信於朋賑窮之能散施外和而內益剛跡混而守益固存乎中者悃愊無華著乎外者眞樸無僞苟且邪辟之念不萌于心嘆羨詆毀之言

不出於口處心休休臨財淡淡人知之不加勉人不
知不遠忽處幽如顯處獨如衆表裏無間前後一
致一生所爲未始有不可對人言者其儀度之美
氣象之好有心目者皆可見知而至於行己秉心
之正內省不疚無愧於屋漏而可質於天地鬼神
則雖一家至親之人亦或有未及知者平生一以忠
實廣遜爲心而所深病者邪僞險倿等人物氣習
下居于郡北儉巖里松亭一區搆草堂于巖溪
之上以爲棲息之所蓋有意仲長統之樂志論
寄興花竹取樂魚鳥詩酒尋春棊局消夏吟風

詠月採山釣水日以怡神養性爲事雖古曠士逸民無以加矣心端氣和體常舒泰常以爲貧富貴賤天所前定得失窮通命之初賦彼貪而要富賤而欲貴求其所不當求得其所不當得者不知命者也逆天道者也吾所願則不在於是麗水佳山天所與也草屋麻衣分所安也況園蔬野蕨美可茹也浦鄉溪魚鮮可食也提壺挈榼悅親朋之情話春去秋來隨所遇而倘佯是皆吾分內之物而分內之樂也持此分內之物行我分內之樂則誰爭我也誰忌我也其有而隨分自娛而

無求於外如此嘗自號曰立巖蓋所居亭南數百步外有巨石臨溪斗起隱於山腰居人傳之曰立巖故因號焉嗚呼我爲童稚之日先人之言行雖未及耳目其萬一而我年旣長則其平居巨言細行何所不知而兒時之未及覩聽者亦得而承聞於母氏而知之痛慕之餘又不忍泯滅其跡悉其詞拙綴以爲文旣叙大略又各条擧後之覽吾錄者亦將庶幾哀我用心之勤苦矣孤之此言亦不敢苟徇私意妄加虛美也直叙其所嘗瞻仰恍眼於平日過庭之際者爲之錄焉

善事父母一心孝順愛敬之誠藹然見於容色聲氣之間父母有病常侍湯藥憂愁悶泣涕以繼日嘗糞甜苦以占吉凶未嘗頃刻而離於側前後兩喪皆百日啜粥哀毁骨立幾於滅性而亦不以羸病廢禮朝夕朔望營奠董役等事必躬自省視盡其心力三年之內身未嘗釋絰帶足未嘗及私室祀奉几筵專心哀慕此則孤之得聞於慈母者也服闋之初餘哀彌切悲號嗚咽不御酒肉不復寢者累月乳母仵里潛以肉汁投羹纔進便覺見欺失聲長慟又就墓所號哭而返此則孤之得聞於玉江者也小祥之後盡

誠追養家雖無儲祭祀之用必致豐潔氣雖已衰齋戒之日必自澡濯誠與物厚兩無餘憾兄子前縣令亨道有祭文曰三昆二季白眉人頌參義情極善居

二連

祖考司直公性嚴有法度家庭之內肅如朝廷待早幼子弟鮮假辭色而先君深得其歡心祖考賢而愛

父子間自爲知己故凡有外事必召與之論懷先右應對溫謹辭氣雍容祖考悅之嘗語人曰吾兒已成長者儀度酒酣則必召致膝下聽其歌詠疊疊逾暮父子之樂慈孝之風藹然于一堂之內云

往道聞諸慈母先君之侍奉兩親也每晨必早起盥櫛衣帶謁于寢門之外問氣體安否夕則親既寢然後乃退私室雖夜深亦然晨昏定省之禮一遵古制未嘗一日或怠

往道聞諸慈母先君之爲兩親壽也必極力營辦盛集親賓其貿取海錯之人分道四出一奴往固城一奴之泗川一奴向金海一奴入鎭海或山而獵或水而漁凡水陸之産魚肉之品果實蔬菜豈足備具珍羞美味羅列左右王父母所嘗者不過適口而營辦之勤如此至於設遵之日杯盤淨潔酒果馨香奉爵

周旋之際上壽拜跪之間容色之和愉辭氣之温柔禮數之雍容情意之懇到一出於純誠怡怡融融承順父母之意歌云則歌舞云則舞坐云則坐立云則立一動一靜惟命是聽愛敬之誠洋溢可掬

往道聞諸慈母先君之奉偏親也頃刻不能忘其在鄉校書院去家曾不崇朝而問安之書相望于道曰今日安否何如經夜則曰夜來安否何如昨日進食幾何今朝進食幾何雖在一日之內而人一來則一致書人再來則再致書必問親之起居安否其或有不安節而奴子走通則顚倒還忙心憂色沮尊公涉

劑至誠扶將未嘗斯須離於側疾止然後復故

慈母嘗語任道曰汝父當祭祀極嚴潔其於滌器具

饌微有差失則無或容貸故吾與女僕等常相戒飭

小心謹畏至祭畢聲色和平然後乃得安心

先君於祭祀必前期齊宿父母忌則必哭盡哀王父

諱日在極寒之節行祭既畢變服居外任道侍側終

日是時先君年已五十有六歲矣任道悶風日寒冽

感傷氣體跪白于前曰請餕餘酒先君愀然曰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爾不聞乎因忽含淚愴然

疚懷任道惻然而退自是忌日不敢復請進酒焉

谿原叔父嘗語任道曰仲氏於前喪後喪終三年不見嫂氏面目吾輩所知也

一直堂兄嘗謂任道曰叔父之執親喪也斯須不脫經帶吾輩所知也

萬曆丁酉之亂避賊流寓於青松之山谷間越明年初春有人來傳陶山先墓爲賊所發先君聞之驚呼遑遑奔告叔父（叔父諱址居青松）而痛哭曰兄乎兄乎父母卯墓爲賊所發兄乎兄乎父母體魄拋擲叢棘且呼且哭聞者爲之隕淚俄有自南來者云弟姪之在下道者曾已收拾權厝於故山之麓而先君寢食猶不

能自安庚子冬賊勢稍息乃與二弟羣姪相議改葬事皆曰卯墓之變前古未有安知來者之無此禍也爲今之計莫如移卜新山於上道去倭路隔遠則庶可免後日之憂矣先君以離絶故山爲非計而終不能獨止衆議寓葬於仁同地留鶴山之支壠壬寅春始定山而來窆焉卽善山地洛東江之濱桃李山之麓坎坐离向之原也方其發引之日任道隨行於大轝之後先君緦服率二弟憑柩哭擗踊慟之狀不忍仰視

叔父同知公娶室曰居于青松府安德縣辛卯春適

來于咸及歸被酒失脚因致遠骨遂不能登道留卧
調養於宗家之外寢先君痛若在已徃侍鍼藥晝夜
不離者數十餘日病之大勢稍稍向瘳然後乃復私
室而日三省問愈久愈勤此一条孤所得聞於一直
堂兄者也兄名遵道叔父同知公之苐四子也己酉
冬因事到咸取覽是錄於書帙中嗟嘆不已曰叔父
之事吾輩所知也因以辛卯歲侍病之事稱道弄三
任道聞之喜得其詳援筆繼錄于此此外平生言行
之可尚可觀而不及耳目者何限嗚呼惜哉
先君於伯兄嫂許氏事之甚謹嘗曰吾年九歲時從

師受學寄食于升於山晋州地名升於山乃嫂氏親家也
洗衣梳髮皆出於嫂氏之手受恩深厚視之猶母故
至老不忘云丙午年間許氏隨繼子在儉嵓嚴先君
每朝至宗家謁于廟回首許氏必問起居禮情曲盡
雖在晩境未嘗少怠
厚於親戚一出天性無問親疎不計遠近惟其所遇
必致誠款其見貧窮者盡心不顧家產施與若流故
應求之費供客之需煩數無節用度乏之則出官租以
繼之人或以失於厚壞家業譏之則輒曰與其失於
薄無寧失於厚乎與其壞心術無寧壞家業乎兄子

亨道爲儒時嘗以其駑騎欲換先君所乘快馬不敢直請曰人致辭先君笑曰何不親道這是難事耶卽許與之姪女壻申公之悌初登文科出捐臧獲以表相慶之意如此等事非可一二槩言也兄子熙道有祭文曰念我仲父行敦孝睦待人款款不事表襮居家淡淡無意營求

平居好施與能周急應之雖煩而米粟不滿斗斛則未敢與人曾於亂前收拾木綿於遠田籍記之三百餘斤而見在之數只百斤蓋已費三分之二也自家天品旣如是故見人之貪嗇而計較分毫之間者則

甚詳細之
信於朋友一以誠實與人交必踐其言事之不可從者則初不輕諾而既諾之後未嘗違背至於故舊之喪則弔必盡哀奠必致潔酒果之屬皆極精備無異於家祭之用故將有奠則必戒家內前期作酒曰祭死者當加謹於常饋然後庶有顧歆之理不然則徒爲瀆神而已反不若不奠之爲愈也
平居待人必誠愨揖讓周旋儀觀抑抑應答酬酢辭氣款款開心見誠竭盡無隱至於人之有盛德者則加禮致敬謙遜齊遫如不自容步趨翼翼如言若僅能

出口其敬老尊賢之禮至老不衰

平生喜接賓客賓客雖多了無厭倦故往來過從者絡繹不絶或以詩酒或以射釣間之以棊局時有韻人佳士隨遇應接咸適其宜左酬右酢意皆勤厚驢馬塡街不醉無歸琴歌一堂把酒開懷花月滿庭其樂熙熙

先君資質之懿孤所悦服者三眞醇也謹厚也寡欲也嘗讀孟子書有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知寡欲之人於道不遠故任道於先君寡欲一節未嘗不仰歎拳拳心悦而誠服之

富豪之人能不失本心者甚鮮我祖考司直公之家
業可謂豊矣其飮食衣服之美居處奉養之具可謂
備矣先君兄弟別居自奉亦饒居足以移氣養足以
移體而冲淡之性至老如一可以見天品之高矣
仕道聞諸慈母舅姑旣沒之後一家昆弟各分家莊
衣貨什物先君終始不顧其於臧獲土田之分亦不
預聞聽其區處而未嘗介意
仕道聞諸慈母外王母黃氏之歿也先君致誠盡禮
凡治喪營葬等事終始助護勤困備至外王父忠義
公感其情意賞給臧獲先君不悅曰妻母喪葬女壻

省視人事上疏節有何嘗與終不受

平生常以孟子無欲害人之心自勉而每誦康節御

先生詩曰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凡事

之有害於人者則一切不爲人或譏之亦不動念

喪亂之後人物消耗文籍失亡田土陳荒雖有本主

不得爲已有而竊取攘占者有之故貧者卒富富者

轉困盛時餘風變易盡矣吾家晩旋鄕井舊僕盡歿

故不但立錐之地未有新占舊業土田過半失之家

計蕭然幾不能自存而先君處之怡然無戚戚言色

蓋其素性如此

先君嘗與判官叔父從容談話於儉溪村舍語及貧
窶之故曰人多貪得我獨無是心何也叔父曰傷於
困窮則廉潔者未免求得先君曰不然困窮之甚飢
有過於癸甲之年乎貧寒躁之飢渴居之居喪而挹
禮者有之殺人而相食者有之而吾之心淡然飯不
苟食粟不苟取貿販而爲食稱貸以資生至於今日
餘困未蘇性又踈拙不能治產故薪寒禦餒未嘗或
贍妻孥咨咨不堪其苦而吾心自若終始不移今垂六
十死日將迫豈復役心役志犯義犯分而失其本心哉
若信廉潔豈困窮而變易哉窮斯濫矣小人之行也

慈母語任道曰汝父喜酒好謔樂然恬於女色至於居家女僕年少者侍在密邇無所昵焉隱微幽獨之中不變常操至老如一蓋其天性然也

嘗語及亂離中喪禮大壞食肉嫁娶者滔滔慨然歎曰人心天理到此滅盡是知平日之行喪非爲親也爲人而已畏法而已寧不寒心

任道在童稚時嘗捕蟬蝶之屬燕雀之雛遊弄先君前先君忽厲聲呵禁責使放之乃復召致膝下從容申戒曰昆虫草木俱受天地之一氣而生與吾人無異但其禀性不全故人靈物蠢人貴物賤旣竭之損

惡毒而殺之魚鼈之屬以味而取之此則自古仁人
君子之所不得免也至如燕雀之雛蟬蝶之屬無害
人之毒又登俎之味所當包容救活撫以存之飛潛
動息任其所安使自遂其生化之理奈何枉害天物
以傷同得之和意哉古人云凡有血氣之類勿身剪
也是以高子羔啓蟄不殺周濂溪庭草不除濂溪則其
旨微矣子羔之爲都是惻隱發處眞箇初學慕效着力
處耳吾雖不禁汝必戒之自是以後孤不敢禽取生物
先君平日與俗子遊其所以異於鄕閭之凡老者幾
希及其臨一不義則惕然羞惡見一非禮則悚然駭

懼退去之速若儒夫之於威武然

先君平日燕居孤常侍側居處動作言語飲食應事接物之間渾然其眞無纖毫塵俗之態陰邪之語秘譎之行疾之甚嚴故妻子家衆不敢以偏詖詭僻之事仰干於前其平生行事處心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無隱微幽暗之病先君常曰使我遊師友之間有學問之力則必有可觀者焉徒得天之良性遂一生於醉夢終不免爲鄕人歎何益乎

有色於寬厚以信義爲重含蓄包容不露圭角戒子之際未嘗不以寬恕爲先曰語不云乎孔子於衛蕢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夫以孔子之聖道大德盛如彼其尊也且猶恂恂於鄉黨之間不敢以賢智先人則而況衆人乎汝輩愼之是以在世之日人不能易而待之至今鄉黨之間猶自稱道曰長者人也重厚人也凡人有過寔能容之和以處衆不自失焉若此老者不易得也

先君平日雖不好臧否人物然鑑識亦精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任道嘗從容問某人何如答曰其爲人也雖不能無病亦不失爲可人也則畢竟是品好底人曰吾未詳其爲人也則畢竟是不好底

人辯不迫切而意已至尋常評論無不皆然此任道
竊識而經驗者累矣一毫邪念不存乎中故其心虛
靜公平能察邪正如此非今之挾私偏執苟為毀譽
者比也
人之常情毀則必戚譽則必喜一凡人譽之則自以
為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先君之性則毀
之不戚譽亦不喜聞人非毀則怡然不動曰余苟有
過不待毀之至而內自改矣余信無過毀於吾何與
聞人稱譽則蹙然不寧曰吾所不敢當耶守遺公嘗
以忠信質直稱之先君曰是言過於吾矣孔子云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朱子釋之曰美質易得至道難聞以學之所造淺深論之則雖或有所未至而不敢當也宜矣質實之美則可庶幾於古人太守之稱稱資質之近似忠信質直四字豈眞有所不敢當哉然而先君終不自居蓋不自知其有諸已也在我天性既如此其謙虛故視世之浮薄外飾矜能好名之輩悶然病之

大抵先考之性不矯揉不局束無邪曲無營求待人接物則懇懇款款御家持身則淡淡休休淸氷白玉蘊乎心肝皓月和風發於襟袍行止周旋翩翩有鸞

鵠之儀詠詩讀書琅琅有金玉之韻風度威儀之好氣象容色之美有自異於衆者故有心目者一見無不稱爲長者焉

丁酉之亂挈家徒步將抵上道道經軍威縣有一少年子跨馬横馳自遠而至望見先君下馬就拜請問何向而去蓋前後不見面目之人詢諸邑人則李居昌子弟云雖其家法之美知長老之可敬而亦豈非在我可敬之容有以動人也歟

先君壯年氣完神完雖獨處一室或行路中了無驚懼凝然不動嘗曰吾平生未嘗有急遽之時

平居衣服必尚寬偉褊狹之衣不加於體曰中朝士卒習於戰場故取其便捷喜着狹衣本非正服而吾邦之俗一皆效之甚者至不容身可笑之甚也

先君於飮食不多食不苟飽惟適口之爲快故饌膳不須庶品器皿不必滿案而魚肉之餒敗醎淡之不調及物之失飪者未嘗屬厭蓋其當食有節如此

平居食量飯不過數合肉不過數點雖當全盛之年珍羞美味足以自奉而所噉食者若干而止惟於膾下筯稍多而尚不過一楪於酒飮量差優而亦不過一壺嘗曰保養脾胃莫如膾調和血氣莫如酒逢場

對客則無日不飲飲則期在必醉而獨處閑居斷不
接盃
先君作字倣趙子昂書法字體端密筆畫華麗其於
諺文尤妙字字行行如聯珠狀癸巳冬流寓於陜川
心妙洞于時唐將住兵于洞其姓名則已忘之矣爲
人善繪畫能相人旁近士人多往試之或求圖畫或
問禍福先君率任道請觀眉目手掌占其壽夫語音
不同無以通情援筆寫字互相問答唐將見先君儀
度字畫異而愛之曰觀於字畫則知人心之邪正子
之心必端矣何字畫之端妙若是哉

往道聞諸叔父先君於讀書音韻清越字字響亮從
入耳之殆欲鼓舞少時在大家外寢高聲讀孟子主
父司直公靜聽良久立入謂夫人曰不聞吾兒讀書
聲乎蓋悅之也
昇平時嘗搆草亭數間以爲棲息之所前臨絶壑後
背平地左枕山麓右臨溪灘直當前面地勢傾危又
有缺陷處壘石爲砌以補之二間爲房而夏不熱冬
不寒右面有龜巖上有龍頭流瀑雪遠可望也碓岳
朝暾近可瞻也左面有突突上有藏几杖枕席下所
貯也琴樽簡編上所置也前面當中設戶賓與主之

所共由而出入處也戶之小西有分合闌餘航翠嵐
都巖升洞郡城煙火皆在眼底後壁北面東上有牕
開窓朝霞楓灘暮煙皆入望中屋之四壁上下用堊
土細沙拌均塗墁皓白如粉壁月夜則三牕一戶瑩
然洞徹如臥水晶宮裏又於前右兩面種菊間以黃
白階上下盛栽松竹梅花紫薇碧梧梅宜於春菊宜
於秋薇梧可於夏松竹可於冬隨時玩賞洗遣塵念
嘗占四韻二首手題壁上以詠其幽居之趣其一曰
身閑無事臥溪亭笑殺區區世上名好把酌罍高
早每憑欄池舉盃輕雛邊踈竹叢叢碧松下亭

中清無物到心魂自爽剩看新月透窓明其二曰白髮生涯寄一亭幽居還怕世知名煙霞風月閒中趣富貴榮華分外輕朝對遠山山遠碧夜臨流水水流清此身自幸昇平樂每向樽前祝 聖明

平生性癖酷耽泉石每於春夏交嫩綠成陰佳禽發響夕陽在山和風拂面杖屨逍遙俯仰宇宙時或投竿溯溪南至鶴巖拂石而坐隨柳而行朝往暮歸樂而忘倦嘗自作歌以寓其溪山之興曰 草堂의할일업서 호낫내롤버들삼아白石清溪에오면가면호는 뜻은子陵의뎃낙던고기롤낫가보라호노라又

曰草堂의일이엽서碁局으로消日ᄒᆞ며時時로낫
대들고巖曲으로ᄂᆞ려가니白鷗도벗ᄒᆞᆫ을아던ᄉᆞ다
ᄒᆞᆷ쎄늙자ᄒᆞᄂᆞ다

先君於亭南澗邊巖崖之下得一恠石斗出突立而
戴土者種菊其頂手自培壅挹澗泉以灌之每日一
至其處逍遙嘯詠以自娛遇雨則別串笠以戴之其
狀似農笠而稍平廣斜然輕擧蹁僊扶杖徘徊周覽
而歸其於泉石花草愛玩如此

先君在流落中常與任道話昔時閑居之樂曰日將
夕令僮僕數人[illegible]余自亭上步下溪邊[illegible]

三友生臨溪而坐手自斫鱠望見小婢子從叢間迤邐出挈酒壺戴桼紅盤盤回旋轉而下則隱然有仙家風味悵然久之

又曰辰巳亂前余設小帿於亭南距數十步斷麓之腰日集賓友爲君子之爭適會其時有紅桃一樹爛開巖角令小奴掛舞鼓於枝上射中則擊之桃花應鼓聲而落添得一奇又當大道傍行者躊躇耽翫不能過自是洞內族友及遠近鄉人爭效爲之曰以成風歡樂之聲相聞不數年壬辰之變作到今想之蓋是兵革將興之占殊非吉兆矣

昇平之日常與鄉里士友遇佳辰則必爲觴詠於亭臺之上每於談笑間誇溪山之勝一日與李參奉趙咸陽李內舍諸公盃話於亭南盤石之上坐對巖花俯臨溪流酒酣呼內舍之字而戲之曰子亦曾見溪山泉石之如此奇勝處乎子之所居亦有溪山泉石之如此瀟灑處乎內舍公奮袂揚衿曰嶺南名區吾所歷覽平生足跡遍踏殆盡頭流靑鶴森然目中則以公麽溪山泉石亦何足爲奇爲勝而矜耀於余哉先君微哂而徐語曰頭流靑鶴洞奇則奇矣子之言也壯則壯矣所謂名區奇處者在子之間[illegible]

流淺許其程單僮匹馬囊槖其糧足不及山心力已
疲雖有千巖萬壑之奇亦不過一寓目而歸矣今吾
之所謂奇勝者朝而暮坐而卧常對乎軒窓之下泉
石之趣溪山之樂豈暫時歷覽之比哉於是內舍公
辭塞而一坐人大説云
偏長歌舞風調出凡逢塲宴樂神彩動人耳者目者
無不歆説曰某之歌某之舞也昇平之日嘗與昌原
士友泛舟遊觀於月影臺斗尺山之下周覽海山暢
豁襟懷臨别擧酒相屬而歌之曰 어제ᄂᆞᆫ 믈을 보고
오ᄂᆞᆯᄋᆞᆫ 뫼ᄒᆞᆯ 보니 檜原 近ᄒᆞᆫ ᄉᆡᄒᆞᆯ 다 보고 가거니와

ᄂᆡᄠᅳᆺ의未盡ᄒᆞ니다시오라ᄒᆞ노라 歌竟座間動色嗟嘆有一人自以文昌人士中巨擘風流歌詠無出其右矜豪放浪氣岸踞肆及聞是歌蕭然沮喪若有所失云

任道聞諸先君曰余之初賞月影臺也從之遊者甚多及到無一勝狀所謂臺者大道傍一荒丘只有數尺石名之曰學士碑而模糊剝落已不復辨其字畫同來者索然無興曰有名無實皆欲散去余獨止之曰臺以月影名必有所以臺之勝正當於月上時見之崔孤雲豈無取義而名斯臺歟且今時當旣望月

輪未缺頹須小留試觀乃已諸友人從之俄而日沒
山西月生天東則焰有萬丈黃金柱出自猪島撑抵
臺前觀者大駭抵掌起立曰壯哉吾輩若不聽趙君
言幾失平生壯觀矣乃呼酒暢飲雜以歌詠良久夜
靜天空月輪漸高則金柱變爲金榻層層然矗立海
中其亦一奇觀也余謂同遊曰月影之義今而後見
矣遂相與極歡而罷

又曰冬十月嘗至東萊海雲臺大洋連天一望無際
層波複浪洶湧臺前恍然若浮在海中臺之上無雜
卉惟有冬栢蔥鬱成林葉青而花紅者不知其幾株

花謝則委積於逕逕爲之沒故前人之詩有沒膝紅馬蹄紅等句吾亦次其紅字韻而今忘之矣是日從遊於全者數人又得一友生乃本府人命海夫摘取鰒魚于基臺下出置銅盤灌之以醋鰒魚不堪其酸跳躍流沫而死切之爲膾以實杯盤鰒魚之摘於是乎創觀矣

戊子秋與果軒叔父赴試上道回路過玄風守安敏學敏學白子聞子之地主棄官歸乎曰來也曰已登舟於道興津今將過吾邑境故將追餞于江許子欲與之爲別則從吾所之可乎敏學所謂地主棄官[illegible]

先生也蓋時爲本郡宰以事被譴於方伯故來意投紱云先君與叔父從安侯出江口則先生知安侯將至暫住行舟以待之矣先君兄弟馳及之上船拜先生先生慨之曰予等赴試遠出吾知其不得與之相別矣今邂於此幸也遂引坐舟中而引纜遡江在陸之馬僕已與主相失矣舟至武溪日暮安侯及先君兄弟皆辭別而坐于沙上先生之舟已杳然不見而一行奴馬待而不至安侯已餞別餘酒引滿相屬酒酣叔父語先君曰秋江暮景不可無爾歌先君乃停杯應聲而唱曰 鱸魚ㅣ 슬더시나 秋興이 ᄀᆞ이 업다

滄波一葉舟에 님보내라 와 잇더니 白沙의 夜沉沉
ᄒᆞ니 갈 길 몰나 ᄒᆞ노라 安侯聽之未旣動色嗟異之
俄而馬僕至各自散歸安侯欲拉去不得有慍語云
任道聞諸先君庚寅歲從兄諱鳴通判全州余以事
適到拜從兄于衙時當首夏初八湖俗例以是日
觀燈名曰燈夕府尹與通判設內外廳宴飮于別館
余爲通判兄所挽亦在會中叙坐時故例府尹子弟
居上判官衙屬居下而府尹點首席爲位次推我使
坐退其衙屬命之居下余聞有故例欲辭避府尹曰
俗諺客寡當主人今日之會則我爲主人願子一覩

吾處置從兄亦曰尊命若此勿辭余乃就席府尹於
吾曾無半面之分而辭氣温款若有平素州之人亦
曰故例之變自今始矣府尹姓名柳自湄
古奴月江嘗爲余言先君於庚寅冬赴洛行至鳥嶺
賞龍湫西洛友人適與同行臨湫而坐命月江吹笛
設酌酣歡僕夫以酒盡告笑曰旣得勝地又逢良友
吾何爲不辭乃上馬踰嶺盖於啓行時計程載酒爲
路上禦寒之備而行未半馱酒已罄故一行上下相
與折倒云
先君平日未嘗從事於音律而心地虛明無所滯礙

故往往聽樂或有曰聲得情之妙嘗言壯年遊于晉之友人家有一娼女善彈琴靜聽良久則泗川白天民舊調也異而扣之曰爾所從學琴者誰何其聲之似白天民也娼女諱之曰妾生長晉陽自少學琴於晉之教坊所謂白生則非所知也余曰我自認之汝諱不得娼女知不可誣避席而謝曰妾初學於晉州教坊後聞白生琴調盡棄其舊而傳得新譜耳調絃更彈則如怨如慕其聲甚悲又怪而問之曰爾所思者何人所悲何事何幽怨之不自休娼女聞之面有慙色艴然改之故亂其聲以若漠然無思慮者而惟

其如怨如慕則終未能變也余笑曰爾欲隱之爾以我爲眞不知也耶娼女果自伏曰某年月日一道設大宴于嶺南樓各邑娼妓盛集于時妾亦被選於會中見一通卯年可十八九姿貌非常而歷尊卑感歎恨而散自是之後結於心曲寓之琴絃雖欲不爾不可得已然心事隱微無跡可見而聞聲得情何其神解之至此答曰偶然測識非是眞透曲譜一坐人皆異之以知音調戱云孤嘗以此問白弘愽弘愽天民之子恭先君弟從孫弘愽曰所謂彈琴者是德春也嘗從大人學琴焉

任道兒時在儉溪草堂竊識先君器用什物雖不能悉舉畧領其梗槩有一琴一笛琴老婢舛里所常彈也笛以奴王江所習吹也紅硯匣一藏大石硯黑漆櫝一黃白筆數百柄陳玄百餘笏日用之餘應酬求索龜硯滴一鑄錫鐵爲之十疊屏一黃孤山耆老筆也有書箱二藏古書數百卷朱紅書案一常處簡齋詩擊壤集壁上掛角弓一設小帿觀德時用焉簷端懸舞鼓一射中則擊之者也當夏則喜著竹笠而冬用赤狐皮以揜耳笏用烏竹冠纓則精鍊側栢根爲之狀如蓮實而大取其香烈而色黃也傘蓋則用青

布絹鐵則用鉛鑞畜羔羊用毛皮或以備賓客之供
有絹數綱有鷹二架奴彥千王江輩掌之求漁而山
獵者也
仵里云者乃先君幼稚時負抱鞠養之老婢也於先
君義同乳母故極荷殊遇每呼不名少學琴于巨濟
教坊格調甚妙先君每稱善彈酒酣則招致坐側令
彈琴憑几以聽之唱歌則不樂聞亦不稱善曰汝之
歌聲中有殺伐聲不願聞也丁酉之亂與之相失零
落兵間凍餒而死先君使人尋屍而瘞之反命曰虎
已食之矣先君爲之傷慟泣曰吾常惡其歌有殺聲

祀禀不得其兆到今果然爲之行素設酒饌裁紙榜
標記其名以祭之其所以追記舊恩之誠如此
玉江云者乃先君孽姊之子而金海居從姊故生負
爲公蒭養妻趙氏家奴也趙氏家計甚饒而早失所
天一男仲昭病不克家享於晩年身亦嬰疾救藥無
人我祖考司直公以叔父之懿親憐其無告命我先
君 視其湯劑而祖考繼致藥餌及養病之物以救
之其時祖考寄先君書札尚藏篋笥中披而考之則
庚辰辛巳年間事也從姑母之歸俗東萊温泉也先
君護行往來道路勤困甚至從姑母感之欲以一婢

子償其厚義議於子婦宋氏及魚門族黨[illegible][illegible]方勞
先君知之據理固辭而從姑母意益懇先君曰姊氏
必欲與之請易以玉江玉江者七八歲童奴而亦骨
肉也歸而養之備眼前使令之役而免於夏畦賤役
之苦則於姊氏意如何從姑母遂如其言家中庫門
封鎖之任禾穀收穫之監悉委諸玉江其朝夕供養
則饌先君之餘而衣服之具亦自主家資給之不幸
癸巳之亂其母被虜玉江乞曰願以我代母贖其
母執玉江入海島乙巳秋始得生還而病已痼先君
問之欲其療萬方而已不可爲矣丁未春先君棄世

玉江戀思悲泣共守几筵至夏病甚憂其不能支孫命
之從權䟽幾哉追旬月之命秋七月十四日玉江竟
化去孫之惸獨至此益可悲矣
王子邊君慶胤邊侯以中之長子也初見先君卽加
禮敬甲辰七月間先君聞邊君欲覩倫溪置酒邀之
酒半先君執杯勸之曰寒微老生不足取也顧君見
我溪山花竹之美而更進一杯邊君改容正襟而謝
曰非溪山無以養丈人之淸眞非丈人無以管溪山
之勝惜其之到此不獨爲溪山而已也於文人深有
所欽慕焉遂賦七言絶句曰高堂退處翁石雲齋習老草

蓮天望裏迷山外夕陽歸鳥没晩風吹雨度前汀反
其辯退邊君膝跪拜甚加禮敬先君曰何過恭至此
對曰某於丈人何得不然其辭氣溫謹如此是歲某
秋邊君將還湖南索別章於先君先君贈絶句一首
曰夏日萍逢欣若舊秋風雲散倍依然明年想有南
來事須及溪花未落前邊君又次曰勝界幽人俱可
愛別懷秋日共悽然嶺南千里非無地魂夢長回儉
水前
先君所從受學者鄭上舍斗張大夫範李教授喜弼
三君子也鄭上舍晉州人天資朴實奇偉多智博通

羣書尤邃於易明於天文妙於占卜又能知鳥獸音以測風雨水旱爲文尤奇恠不得志於科第嘗築室于郡西南隅陽田山谷間澗壑幽絶處以居多聚學徒教授之咸晋近邑聞士多出其門下一夕逍遥澗邊仰天太息良久曰不出數十年兵戈之禍及此境界則人物盡殲甚可懼也厥後壬辰變作公之言果驗公豈古之神人歟張大夫淸州人花潭門人也爲人倜儻不羈無書不讀凡教人書皆誦而授之才奇志大不遇於時縱酒自晦佯狂玩世人或不知以酒狂目之獨鄭上舍聞而識之曰此人外若淸狂其中

之所存者未可量也吾嘗見其所占四韻其詩曰登
山如不及行到忽平常自是人來小因爲路就荒身
高天未遠步濶意何長半夜中庭立淸通曉月光蓋
非常人矣李敎授亦奔謹人於先君爲異姓再從兄
從曾祖執義公之外孫也居于同鄕山冀里年七歲
遭親喪與伯兄同守凡遘一家憐其稚弱勸食肉則
輒伏而不起曰兄食吾乃食終不肯佩匙終喪恐其
腥穢之或汚也語出咸州志隆慶戊辰公年四十六
晩占司馬後爲昌原敎授將赴任先君以新團領一
襲贈之以補公服云先君於數公皆有就正之益故

至老不忘亹亹稱道任道之所親聞者如此
先君嘗曰吾於張大夫稱先生不稱城主壬申三月
七日(祖考生日)吾與諸昆弟設酌上壽于先考以師生之
義請張侯宴飮未酣官吏來告曰有虎行先聲張侯
促籃輿而出吾與仲兄趁而進曰情甚缺然敢請小
留侯笑曰取酒來於是奉酒一大盃以進侯於輿上
揵倒而行至郡則傳者誤矣乃曰恨不醉趙君家美
酒云是日張侯有詩曰四面遥岑翠任屛小軒風日
屬淸明望雲五載天南客看盡林烏反哺情
又嘗言張大夫之爲郡也召集儒生勸課甚勤嘗

則終日沉冥殆不省人事而雞旣鳴則盥櫛整冠帶明燭端坐引進諸生講學不倦臨政則裁決如流靡有積滯民皆快悅日向西又進酒暢飮醉倒傾扶而入至雞鳴又明燭講學凡六期沒于官而教課如一日此其大過人處也

所嘗交遊者同郡則如朴篁巖李篁谷大笑軒李茅村吳上舍安大丘李獨村朴桐川成鵲溪李內禁佺又有李丈容黃丈郁李丈仁勛誠勛禮勛隣邑則如固城之朴丈櫟昌寧之成丈 天慶晉州之成進士韓叅奉草溪之全濯溪李雪壑安三嘉玄風之郭丈宗

慶朴丈思昌三嘉之李丈賢祐靈山之辛寶城青松
之閔上舍昌原之金丈暹漆原之黃丈汝坦周公益
昌其人也先君於諸公或以連派而相厚或以同業
而相從或以意氣而相許或以道義而相敬或以碁
酒而相過或以童稚而相切不計儒武務全交道嘗
曰吾於荳谷笠巖大笑則敬之其以下則友之爾朴
丈樂曰人也踈狂不合於俗然其心良善未易得也
直古之人耳梅成丈天慶曰其心端雅如貞靜婦人
右數處身歸屬甚篤吾所深取者一箇心耳交將之
賢宜不止此而但就往道耳目所及並記之

鄕之丈獨村公於先君爲異姓三從兄弟俱是靖武
公內外玄孫孫根旣一里閈又同經亂之後共還鄕
曲臨溪連舍朝暮相從日以彈棊爲事唱和爲樂獨
村公書其棊局曰儉溪兩翁消日之圖乙巳夏入當
舍久留不歸先君戲占絶句書于桐葉送之曰白髮
年來共作隣手談相對儉溪濱問君何事還齋上强
著儒冠更誤身是歲秋又與獨村公爭棊賭菊花餠
公不勝前以後日煎菊花邀之先君送詩曰凍雨霏
霏灑石苔寒聲凄切入虛窓睡餘忽憶煎花約知我
棊才信卜雙蓋戲之也及先君捐也扶杖來哭悲悼

不已挽詞曰冲虛標韻絶塵淸與物無爲生事拙澹
鬚鬢雖白氣尙強益意如今先我沒愛惜之意溢於詞
表每見此句不勝感激任道在憂日嘗歷拜問起居
則慨然語曰自從儞大人入地之後吾不復一登溪
臺棊局生塵蜘蛛結網矣其聞此語不覺潸然又於
其私藁中得一絶句有曰與誰爭局消長日惆悵今
無二石翁

入溪全稿詠翟溪公先子之故居也一日過宿溪堂
曰子明姪處士守愚堂卒曰然曰我今將之晉詩守
愚于稍洞君與同村守愚見君風度必喜之矣[illegible]

笑曰吾但守吾拙養吾眞安吾分而已豈敢登名士門乎公可獨往未幾聞守愚公被拿於己丑之獄大駭曰名之所在禍必隨之吾嘗憂其峻節有取禍之道今果不幸如此可歎可歎

丁酉冬避賊奔竄于江左偶逢兵馬使高彦伯於漂泊中彦伯自以連家之誼致款且曰武夫乘亂崛起濫叨名位而愚無識見全昧事上接下道理今見長者心竊喜幸願留幕府有所指畫吾今啓請于 朝以白衣從事畀日爵秩之 命安知不由此權輿乎先君拒之曰老夫性拙才短不合佐幕且妻子流離

方在山谷寄托無地奈何棄之遂辭而去語家人曰
高帥擬我爲幕僚可笑
壬癸年間避賊流寓於居昌加助村受厚於醞酒常
漢假守李公魯捕致欲殺之先君謂李公曰惡少擴
逆雖甚可駭其罪猶未至於殺重杖則可殺之則
已甚公乃杖八十而止物論稱先君多恕吾嘗聞於
婦翁
先君撫愛不肖異乎人之父子雖至旣冠而煦煦如
穉孫兒而教誨之必以正苟有罪過則未嘗容貸其
於博奕禁戒尤切曰汝父平坐是終至浪過光陰汝

又效之耶昔在壬寅年寓居仁同嘉樂洞任道與人竊弄棋局先君怒甚撻之怒旣解乃復召致膝下垂涕泣而撫之曰撻汝傷汝豈余所欲哉不得已也任道亦感泣受敎自是以後小可改易而用心無狀猶自犯戒者或時有之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悔無以自贖自今以後誓不復留意於此以負地下之親也

嘗語任道曰大抵父母之於子至情存焉然余察世人之情多産子女不能無差等之殊情有淺深愛有厚薄今吾與汝母之於汝身則不然所恃者惟一汝

矣所望者亦一汝矣倚重如十旨之仰一杖眷撫期
望庸有極乎至今思之不覺呑聲
己巳正月往道以會試赴洛臨發先君先自進酒而
命飮一爵往道親盞避席而請曰他日子在膝下尋
常侍食之際飯羹魚肉雖屢更益而至於酒未嘗許
飮今則命之酒敢請何意先君曰居我語汝酒者狂
藥甘而易昏飮之者不以禮節之則鮮不伐德及之
於子豈可恬然不禁任其自放吾所以不許飮者不
過此也至於今日汝有遠行朝出晩來尚有倚閭之
望況此行千里歸期遲速疾病憂患未可逆覩送別

之際我懷如何旅用一杯慰汝遠行非所以勸酒也
且曰愼勿愼勿好往好歸數語之外無一言及於科
擧之得失焉蓋其憂念之心切而期望之意輕故也
任道卒飮含涕而辭親在之日尚且如此況今追思
哀感何極每一念至不覺放悒

丙午三月任道患紅疸幾至危境一家蒼黃失措母
氏沐浴祈禱先君亦澡浴攢手默禱終得生全秋七
月赴高靈御試遭破場之變擧子七八人被囚營獄
任道爲惡少挾憾者所誣搆被拘留滯在縲絏者凡
三閱月先君至獄中曰使汝赴科場致有此禍罪實

在我且汝若不得免禍則吾何爲獨活曰自慟哭聞者憐然任道平生不孝處都在是年春秋思之痛極忽若無生

昔在巳亥夏任道從師友讀書于安東之淸凉山寺有一老僧名學玄者見之甚喜邀而飯之且曰尊大人個惱底人也其平生誠慤有足感動天者而鮮有知者矣因嘖嘖稱歎良久不已任道問禪師本何地而今住此寺也曰辰巳亂前曾住咸安圭吏平巖等寺因亂飄泊寄寓此山云誠慤等說蓋稱先君居家事親執喪奉祭時事也方在圭吏寺時有耳目所感

之得而言之矣彼雖緇徒猶有好德之性故學道人
之善如此心竊異之歸而告先君先君曰學玄於兵
火中尚保軀命乎是吾讀書山房時主人也崇禎丙
子學玄年九十一化於大丘八公山中有靈異之驗
僧徒尊尚為浮屠
奉化金槃泉任道童稚時師傳也公之兩親皆與先
考同歲故愛而敬之如父兄己亥冬末先君挈家歸
義城臨川先君贈詩曰晩退村名秋宵月豊樓夏日風
開懷談笑夜回戀別離中槃泉公次韻曰我愛趙老
子休休長者風別來思表範耿耿此心中厥後數四

年間仁同嘉樂洞金七翁見此詩嘆曰詩雖言志善
形容爲難此詩則可謂善形容矣此老風度果如詩
所云爾

邊侯以中之爲郡守也嘗語鄕人茅村李公曰吾於
咸郡得一善人對曰城主所謂善人敢請誰與曰郡
人有趙某者其爲人也不浮躁不回邪質慤而厚言
訥而信眞淳之氣達於面目從實之意著於云爲其
中之所養可知已矣李公曰城主之鑑識至當吾友
之爲人固如是矣
邊侯他日又語李公而栢曰趙某眞箇是善人矣

參奉文公諱烱任道前妣之大人也嘗稱先君曰性度温醇外大爻忠義公亦曰人物非凡語俱在別給文記中

高翠屛(名應陟善山人)丈嘗曰此人氣象從容崔持平(名晛善山人)亦曰質重長者成上舍浮查(名汝信晋州人)丈嘗語任道曰子之先大人吾得而友之吾嘗悅其有長者氣像云

鵲溪成丈嘗曰公平生無一毫邪念殆所謂不失赤子心者也(丈諱景琛字仲珍靈山人寓居咸郡於先君爲妣再從姪爲人朴厚深醇樂易多恕早棄文屢擧不中家貧甚簞瓢屢空晏如也有時空閒而賢之欲引用鄉人惡少適到洛沮之故未果用

焉呼亦命矣

進士文弘運嘗語任道曰吾年十五六歲時始得拜族祖於劒巖溪亭知其爲碩德人也閱世數十吾齒已暮而不復見其休休然好氣像也弘運字汝幹晉州嘉坊人從曾祖判決公之外裔也

兄子前縣令亨道祭文有曰金羅山水劒溪風月公禀是氣公賦是質三昆二季白眉人頌夙悲盃歌屢抱商慟蓼莪情極善居二連青雲無分白屋專緣數椽臨溪三遷新第對餘航楓挹頭流雪尋春詩酒消夏棊局聊樂溪山以永生平

柳忠義遇春謂任道曰先大人氣像皞皞熙熙忠義吾不人

洞人李上舍挽章畧曰眞純生有質氷玉蘊爲衷廓落心如許蹉跎命不通漁樵安性分孝義振儒風上舍名明意篁谷之長子

李聘君有祭文曰嶷然風度温乎德容內藻冲和外貢文雅

丁未初春蜚岡鄭先生與旅軒張先生來至道興地主朴今公忘憂郭君尹靈山辛寶城暨吾鄉父老子弟咸集任道於是時方讀書于菾原之長春寺先君

到上浦江舍馳書命召曰二賢並臨可來拜之任道卽夕來宿上浦厥明日平朝陪先君乘小艇直抵道興則二先生已於龍華山下泊舟盛會矣進謁先生追叙左右一規先君指教而爲之是日先君與季父設小酌留宿津頭翌日淸晨兩先生渡江而去任道亦奉先君返平從溪

丁未仲春十二日醮不肖送于嘉樹越六日十八乃還入謁床下則以任道將還先已設席於床隅以待之矣伏謁而起則先君指席命坐任道就席先君曰明日忌祭不得身參當次設行吾今將[illegible]

矣姑留吾行者待汝且至矣問新婦賢否曰吾家男子惟汝一身傳家幹蠱重在汝身新婦若賢歟喜不可言苟失所望悶何可量對曰容貌動止宗岳輩所見心志性度久乃可知言訖先君遂行歸後以聘家酒饌薦于祖考因設小酌判官叔父縣令從兄皆在酌罷日暮叔與兄皆歸返命撤席進酒行酌令不肖唱歌而後和之父子一宵之歡極矣酒酣召致膝下曰吾既衰倦厭看家事汝當主之今老父少可蘇閑休養精神得不留心於世事不亦宜乎丁寧申命如是者再竊謂眞情彝訓乘醉而發矣俯首而應那知

是夜之言永爲平生之訣也
昔在甲午春夏間流寓陝川秀枝村是歲凶荒艱苦度日一日先君自外至曰促令烹菜吾甚慮之母氏聞言涕泣取菜以進又於戊戌夏轉客於榮川末巖村客中之窮何往不然先君與任道挈網捕魚于川消遣時日一夕捕魚還先君飢甚不能步每數步輒止休憩草間望見一村婦戴饁具而去任道欲携魚換食先君止之婦亦已遠遂不得買進怛然而歸如此等事皆亂離困窮中事也親在之日尚且感愴況今傷痛何有限極每念及此五內如焚

昔我一家流落榮川榮川禮俗之鄉也一見先君便
知可敬其父兄款慰困窮其子弟如待鄉老恒言必
稱尊丈遇諸道則下馬拜之困窮雖甚而人之迎接
之禮無異鄉閭此則不獨榮川一郡爲然到處皆然
若無可敬之實形見於外則安能去鄉土數百里外
飢寒困苦之中而人不敢慢至於如此哉

祖妣李氏萬戶公獨女也萬戶公無嗣只有孽孫一
人名曰得壽萬戶公夫人卽坡原尹氏高麗大提學
壽祥之後也祖父母在世之日爲萬戶公別立祠廟
以奉其神主而祖父母百世之後則其勢將歸于得

壽祖妣每恨不得爲男子終無寄托香火之地語及
則必嗚咽流涕曰吾死之後考妣神主歸于得壽則
先考之靈或可以安而先妣則似亦無顧歆之理念
之哽塞吾將何以處之乃與祖考相議曰第四男某
諱先君 性行孝謹可托祭祀久遠不替且先妣生前亦
有遺教不可違其意於是成置遺書載錄田僕以與
先君托尹氏祭祀使之傳于長子成文之日則萬曆
己卯三月廿日也祖考歿後祖妣李氏成文券再申
命之是萬曆癸未潤二月十二日也其丁寧顧托之
意至深切矣先君受命之後祗奉祀事而神主則

在得壽家廟故行祭用紙牓不幸壬辰之亂得壽被擄其子李興又爲賊虜去萬戶公香火更無可托之地先君聞之合奉其祭並收得壽奉祀時所使婢一口以待李興之歸於後日盖平時之主祭者重父母之遺命也亂後之權攝者閔外家之絶祀也權而得中其此之謂歟

追慕錄跋

嗚呼人之顯晦得失何可常也爲一善人或稱之有一善世或知之至於郡縣薦之朝廷用之加之以爵祿享之以榮名者其命通也没齒由善而人亦不稱

性純行備而世亦不聞沉落湮没草木俱腐如唐之貞悔者其命窮也惟我先君子之生於世也天與易直性惟眞純端潔不苟誠實不欺盖其資品自好暗合於道雖未嘗一一踐跡事不出規矩之外居家事親湙得歡心執喪奉祭哀敬俱至其所自致力者只在日用彝倫之上持己臨財待人接物兄弟鄉黨循性任眞不暇矯勵去華踐實無意近名飢而不失飽時之性亂而不變治世之志人知之不加勉人不知不遽忽處幽如顯處獨如衆表裡無間終始一致而天品厚重訥於辭辨性又謙抑不欲以已能語人間

居無事則沉靜罕言笑應接事物則和氣藹然其風致氣象之好有心目者皆可見知而至於行已秉心之正内省不疚之實雖一家至親之人亦或有未及知者譬如蘭生幽谷玉蘊高山不待鋤耘之培壅椎鑿之雕琢而馨香之氣溫潤之質天然自保於衆草雜石之間而莫有知者歟然生而順不違於天歿而安無愧於人全歸之道已庶幾矣夫豈足以區區自外至者爲輕重得失哉而況執親喪而哀敬則誠孝之篤可知侍兄病而憂勤則友愛之隆可見至信義於交際則足以範薄俗喜施與於窮乏則可以激貪

鄙牿於女色則恣淫褻者知戒矣不苟飲食則窮口腹者知恥矣友人欲偕訪名士則辭焉閭師請留爲慕僚則拒之其有以自守而無干名進取之志如此至於聽歌而知其死聞琴而識其情其心地虛靜之妙又可量乎孤兒任道生長膝下牽詳知隱德之實惜其無以闡揚於世而又不忍泯滅其跡略叙平生梗槩始自戊申居憂之日而更加增損隱括於其後日爲追慕錄云

續錄 叙先妣世系行實

嗚呼先妣柳氏文化世家也鼻祖諱車達高麗太師

三重大匡大丞三韓壁上元勳太師之子諱奇金官至左尹左尹之子諱金興官至大將軍將軍之子諱盧一檢校大將軍將軍之子諱實春檢校少府少監少監之子諱寵官至少府少監少監之子諱公權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集賢殿太學士諡文簡公文簡之子諱澤尚書左僕射翰林學士承旨承旨之子諱璥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太學士諡文正公文正之子諱陛匡靖大夫知都僉議事諡貞愼公貞愼之子諱墩贊事封始寧君諡章敬公章敬之子諱總左代言代言之子諱旻殊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贊成之子諱殷之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府事之
子諱洙策勳靖難佐理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叅
贊文城君謚安襄公安襄之子諱伯孫嘉義大夫行
長興都護府事府事之子諱趾忠佐衛副司果司果
之子諱思宗成均進士是先妣之曾王父也王父諱
沇龍驤衛副護軍考諱梓麟忠義衛兼節校尉妣昌
原黃氏忠順衛諱國柱之女豐基郡守諱陸雲之曾
孫也黃氏端毅靜莊閨範簡嚴及歸于柳則忠義公
病風痺性又慈恕濶於幹蠱其御家撿下黃氏內治
之力居多事舅姑奉祭祀教子女皆有法無愧婦德之

懿聞于鄉閭先妣自幼精明簡潔莊靜寡言笑閨門之內斬斬如也辨別內外嚴於男女之別雖一家至親罕見面目父母兄弟亦未嘗見其有戲色既歸先君婦道甚端得舅姑歡心我祖妣李氏嘗謂人曰是吾家賢子婦也其見族親之自外至者必稱道其善行先妣愈自小心謹飭尋常處事間雖細微末節不敢任意自專必稟命乃行由是益加寵異嗚呼以祖考之嚴王母之哲未有一言一行之見過於前則先妣孝敬之實婦道之正槩可想矣甲申年間舅歿姑老而四昆弟各分異在遠惟冢婦許氏寡居同室先

君致孝終養不欲祖妣別設炊爨之所先妣一遵教
令至誠供奉朝夕常食之外又別具不時之需及王
母之終也哀慕甚至前後兩喪朝夕上食暨朔望殷
奠凡爲六家相遞輪行月朔當次則各家皆具祭需
送于靈廚令行者典守以供日用告之則繼之以爲
月課先妣供具精潔愈久愈謹戊子年間旣闋服別
居于松亭新家去大家數百步伯母許氏主大家先
妣已失舅姑施其孝敬於長姒欲以所事舅姑者事
之雖居異室當食必思其有珍味則分而送之許氏
感其情義相得甚至先妣善於主饋凡酒醬醯菜無

不有成法酒味之香冽雖禁廚宮醞蔑以加矣伯母家酒醬或不甘美先妣繼致酒醬久而不廢先君以此尤深嘉之手性端精割肉必方正斷菜以寸爲度小有參差必剪之任道嘗曰菜炙之不齊似亦無害笑曰非不知無害素習自然不得不爾質性之美蓋與陸續母暗合至於祭祀之奉賓客之供盡心不怠惟先君之意是順鄉里稱其有王父家風不幸壬辰之亂舊業蕩然而先妣之奉先君尊敬如常雖在流離失所中奉養之節未嘗有愆每遇先忌及俗節必具酒饌以祭之其在癸甲年饑饉之際艱苦尤甚得

斗粟升米必密藏節用功不他費具飯羹蔬饌別設
一盤子進之先君先妣則獨與婢僕煮粥以自養或
蔬菜以遺晨夕先君每有不安之色而不能禁且以
任道血氣未定之養之同於先君任道每請菜粥而不
得命焉於今思之摧咽難勝先君流寓陝川泉谷時
嘗語洞人周嗣宗曰吾雖困窮賴室人竭誠供奉得
免飢餒是甲午春夏秋間也此時任道年僅十歲至
於今日兩親俱沒身獨孑遺悲愴之懷寧有紀極
先妣在世時嘗慨然語任道曰每念癸甲年饑饉之
際人相殺食無恥鄙褻吾見士族家子女年壯者亦

不免爲飢火所惱躬犯草竊禍及于身辱迨于親者
比比汝年已九歲十歲而凝然自持雖見菽麥之可
食者棗栗之成熟者遍滿於前後園籬之外而視如
不見所從事嬉戲者不過筆硯文字之間花笑檻前
之聲琅琅在耳而已未嘗見其有憂歎之色起居動
作一視汝父所爲至今思之可愛可憐蓋甲午春夏
秋寓在陜川泉谷時任道始學聯句而讀之故先妣
習聞而識之矣任道對曰子之不犯草竊稚少氣弱
也無怨飢憂歎之色者蒙父母慈養之恩自不至於
飢困也起居動止一視先君所爲則先君導率之教

有以致之也無非父母之賜也於是母子陳說往事
或悲歡感慨雜以諧笑而今而後其可復得耶
乙未春夏間寓在宜寧水回村先君則往在咸安收
拾田土所出或貿鹵鹽繼送救急故一家賴以扶持
留于水回者任道及女僕數人留侍先妣是時任道
年十一歲末妹纔二歲矣先妣令任道背負稚妹道
遊於梨樹之下蓋寓舍之前有一梨樹葉密蔽日故
或坐或卧以遺朝暮任道是時方學諺文而摘取梨
葉書以習之有訛誤則先妣正之葉之所書者無非
亂離困窮之言及何日見太平歸故鄉之意瞻望父

今島月旋歸之歎先妣見之泣下用他葉書示任道以慰之母子二人或泣或笑者皆出於梨葉所書曰以此寬憂而忘客裏之悲愁者父母俱存有自然之眞樂矣予今盡失得悼此生何怙何恃雖或得平時足衣食將誰與共享其樂乎嗚呼痛矣

天性簡潔與人言未嘗款洽毅然若不敢近而原其本心則和順慈恕無一毫忮害之萌至於膝下子女収恤撫養煦煦如襁褓兒滿腔子都是惻隱慈愛之心性又不耐塵垢必欲滌去或沐髮濯足以自潔雖當寒冷之節裏病之中不廢任道常陳說殛諫故以

任道之言而止之者或多每一休澣必問其知否𢥠任道之出外任意沐濯者間亦有之每於任道進諫必曰非不知汝之意也奈吾性之不堪何氣或不平數日不盥則雖乾魚燥物必取之以節之不然則以帨巾暴手執之凡饌膳雖珍異稀貴之味或若有些少塵穢之氣則輒却不御烹煮之失飪者爛炙之不熟者亦不下筯

先君在時每遇前母文氏忌日則必親祭行素一日祭畢進食任道見先妣病中亦設素饌問諸廚婢廚婢對曰是內主之命也任道告先君曰母氏今日之

素欲乎固執先君曰我任道請進魚羹則先妣蹙然曰一家之内尊者行素則家人豈敢異饌非爲亡人也爲家長也先君曰這意思儘好了可以取法但恐其病人不堪爾

於菜嗜菉芹於海嗜淡菜魚忌鯉鰠鮎麻赤肉忌鹿獐牛羊猪兎等四足之屬初又不喜喫家鷄又任道一日勸進鷄臛曰毋氏於魚肉所忌者甚多若又廢此則無可以補益老人者自是以後雖勉從強進而湯炙則終不甘

鮒魚蒸及膾炙皆不厭進任道得一尾則喜手自刻

洗或蒸或膾或炙惟命是聽以助滋味但以鮒魚稀少不能繼進為恨戊午之來寓江渚也任道以取魚之具為意夙夜結網不幸己未冬先妣患疾病起之後亦不思鮒慨然憂歎然猶庶幾於萬一者日久復常則可復進矣孰謂于今永失所恃自今以後雖復得魚將誰奉哉嗚呼痛矣

任道在先妣之側久廢讀書優游放過則必曰汝未可披閱書冊耶是何無所用心之至此乎或連日讀書勤劬不輟則又必曰汝氣得無虛乎腹得無飢乎何不休養精神無非出於愛而教之之至也自今以

後欲聞是語其可得乎
先妣宿病未蘇又加感疾恐將不久於世有成書遺書之意而未得執筆成文之人故未果也乃口語任道曰汝於前喪哀傷過度踰期啜粥因而致傷至於目無晶光夜不見物而汝不變通終始固執當時情狀極可矜悶至今思之不覺嗄塞然前喪則汝年齒尚少氣力尚強精神尚完故柴毁雖甚疾病雖作而終得支保不至於死矣今則元氣虛弱病根未除必爲勞動輒至呻吟汝之血氣已不及曩時矣吾死之後若又如前則必生大病決難扶持此吾所常隱慮

不能暫忘者雖在地下必不瞑目故欲成置遺書爲
汝身保護之地左右無人茹志未就姑以口代書汝
須體念劬勿啜粥黽勉䟽食保全軀命奉香火不
然則汝雖祭吾吾不顧享丁寧面敎者三申命任道
對曰慈愛之情雖無所不至病裏不當言凶毋氏之
疾未劇何遽出此言也至於辛酉二月十七夜病劇
不能言任道與妹扶抱泣請曰頗聞一言呼吸已急
不能出聲良久而答曰忝原叔若或欲成遺書付托
吾兒禁勿啜粥期於必生而叔不聽吾言已矣不復
有言夜明遽至終天嗚呼痛矣向忌言試任道於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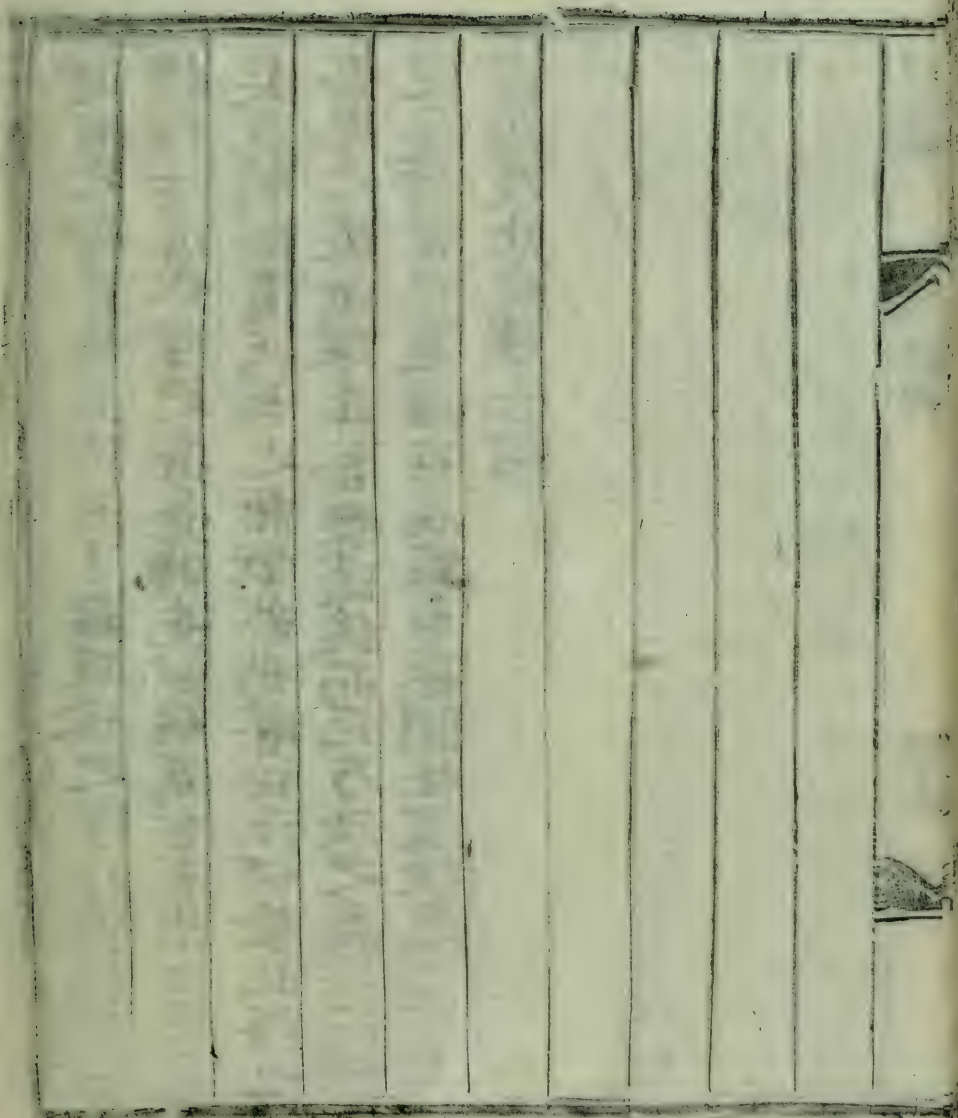
更無爲毋着力之地且前後喪不宜有異故雖不能遵遺命然啜粥不得不以期年爲限遺命丁寧在耳其敢滅性以負地下之親乎竊念啜粥過期年而保命則是體遺念遵遺命也雖自未葬前喫飯而身不保則是負親心違親命也是以任道之所思勉者惟在於自保百端調護圖免疾病餐松餌朮以自苟活故今過初期尚全頑命豈徒藥力之有效哉想應母氏之靈默佑於冥冥中嗚呼痛哉

徃在庚申先妣在奈內任道一日盛酒于器設魚于笥就寢所奉獻之先妣亦勸任道飲從容侍坐且話

且酌數盃後忽愀然不樂曰吾則受汝之養汝則齒晩無兒他日汝在褁境誰爲汝養每念汝事不勝可憐潸然泣下盖悶任道之無子將不得受養於後日矣至今思之痛結胷臆

先妣於祖先忌日必前期行素考妣忌則又加一日雖在褁病中不變任道百端開譬終不聽至於將終之月十四日即外祖妣黃氏忌日也寢疾旬餘日氣力如線而亦不廢素

二月十七夜病勢極苦任道留妹在側出浴于外乃復入侍達曙禱天且乞于先祖先君上下神祇冀延

時日之命且禱且泣而了無减歇之勢乃揄于天曰請以任道代母之身是時先妣病篤言不出口者久矣及聞任道代母之語慨然揚聲曰汝何發此語也吾死之後汝深葬吾骸隨後而死乃汝之義今而欲死是何言也蓋雖在病革中惡聞任道欲死之言也言念及此我懷如何

輓詞　李蘆坡名屹字山立

外派俱從靖武分上堂曾拜大夫人美他義竹森成列愛爾芙蓉可襲薰結好潘陽才半月承凶韓李在殷春蘭傷玉泣崩城哭龍華山西洛水濱

翩翩公子古咸州晩卜田園劒水頭綦酒身閒爭野老詩書兒大學前修歸䰟天上星芒動遺跡人間筆勢遒五十九年多少事曉風殘月笛聲愁

又　朴篁嵓名齊仁字仲思

幾年相隔濶參與西東看雲憶情話見月思襟同遠訃悲難抑無何顩碧石宮淒凉九原路無樹不高風

又　成鵠溪名景琛字仲瑜

同閈同業又同源偲切相將四十年暮境更期雞黍約遽分生死淚如泉

又　李獨村名佶字汝開

頭流一支東走來鎮作餘航撐碧落祥雲瑞霧鎖未開孕精百年生人傑煌煌趙氏稟淑氣麟駒鳳雛綿綿出峨峨冠冕半州人世居巴山彌巨閥吾君生長富貴中早向詩書勤着力悲哉命與仇爲謀抱璞王庭終見刖生涯晚寄水雲鄉採山釣水甘契濶往在壬辰國運否海寇百萬爭馳突嗟余與君渡鼎津分

散蒼黃爭草伏鄉園兵火久違天靡室靡非家幾朝夕
戊戌年冬賊還巢故國風煙愁寂寞己亥年春始歸
來舉目惟餘古城郭白首相逢各垂淚誅茅連舍刱
溪曲閒中興味寄一局謂保餘生長享樂冲虛跡韵
絶塵清與物無爲生事拙那知不見數日來音容遠
向重泉隔驚呼不覺哭之慟半牕月黒腸欲裂淚潸鬚
雖白氣尚强豈意如今先我歿一箇閨彦孝淳人才
調無倫誰第一愛親册誠出天性亞淸晨昏餘病骨
僂眸欲枯淚徹泉鄉里咸嗟誠孝篤有子如此百不
憂此日佳城可瞑目九原應見我父兄大羅何處同

彳亍父兄必問我消息多病年來頭盡白膝下艱難
保子侄僅得今冬婚嫁畢三兒登第一司馬可保門
戶傳家業丁寧爲我善報道泉路茫茫鳴弔鶴龍華
山下洛水濱一片荒丘萬古宅松檜蕭森北風吹獨
也君魂應夜泣卧病三月不出門數聲薤歌淚沾臆

又　　李上舍名明彥字養初

眞純生有質氷玉蘊爲裏廓落心如許蹉跎命不通
漁樵安性分牟義振儒風喪亂十年困荒衰晚歲窮
溪山瀟灑地風月等閒中棊局爭心伴桑麻話野農
庭看閭王秀目望立揚功世事壁千劫浮生夢一空

誰言仁必壽難恃善徒崇賴有家聲繼終當福祿隆

知心誠懇懇蒙惠愧悾悾本自源根共重緣里閈同

號呼稱叔姪敍永問豈凶會面知無日皋臺隔幾重

爲言今此去應見我先公若問諸孤事青氈劒水東

又　猶子名亨道字大而

飛黃島於異邦風塵兮隔千里睽白首於鄕關歸來兮今五載溪山風月兮依舊聊以樂兮餘生猶子之自固州來兮期永侍乎門庭皇天之不假命兮雖夢三叟兮忽驚庭蘭闘玉兮莫及子子孤鳳兮何若承顏奉觴兮已不可及天地茫茫兮嗟我姪日月流邁

兮幽明異途靈將發兮安適龍華山兮洛水西謇將
封兮馬鬣日吉兮辰良載靈駕兮駸駸晨轀戾至兮
解鳳曉蓋飛翻兮儀金閒山莚兮寢日淩隧路兮拙
陰六十人間兮何事三尺土兮白揚新斯有幸兮樂
彼水上連兮月波島津其東兮有此新阡云我先祖
兮先君魂其如水兮無處不到遡洄從之兮不泯飢
寒困窮兮問及猶兒憾以報兮靈所知烝言潛息兮
至此夢歟眞歟眼中刑儀腸摧心折兮了不盡展一
曲哀輓兮萬古長辭

又

猶子名熙道字敬而

有懷明發歎靡止所恃和容尚健康善善人異行既
篤親親天典秉猶常幽居叟卜松亭上舊業將闢劒
水陽祚薄終令仁不壽哭私深怨結蒼蒼

祭文　　　　　　李蘆坡屹

惟靈嶷然風度温乎德容內蘊冲和外賁文雅可稱
長者豈云而夫兒大詩書友親麻枲宜享遐壽永觀
厥成逝未六旬天胡忍此嗚呼哀哉屹親老身病路
遠天寒莅葛識微蘋藻奠薄借哭借拜實恨實懸所
死者形莫格魂氣嗚呼哀哉

又　　　　　　猶子亨道

金羅山水劒溪風月公稟是氣公賦是質三昆二季
白眉人須風悲盃歌屢抱商衡慕義情極善居二連
青雲無分白屋專緣數椽臨溪三逕新築對餘航楓
挹頭流雲尋春詩酒消夏棋局聊樂溪山以永生平
龍蛇離亂不幸身丁蓬跡萍蹤嶺下汗汀兩鄉四載
再哭二兄門禍至此天道難評云胡凶隣又及先塋
移卜新阡邈矣鄉曲當初是計得耶失耶 嘉樂非土
遼陽鶴回厥尾頹礫底處亭臺田園無趣喬木生悲
風光如昨魚鳥曾知依然古墟宛爾新局日新爲扁
勸學有誠一亭建鄉園寔慰親情歲在壬午先自松本[illegible]

故山秋深庭闈無恙于彼溪北獨村來居晚景同還
其幸何如二老相從石壇柹亭争吟詩句幾𣪞棋枰
翌年秋試無妄荐臻抱痛圓門兄弟之身冶長知人
鄒衍自明達城三秋雪渾雙鬢詹承命固州路出花園
兩父二爺携乃手何言時屆臘初東迎萱室來獻壽觴
門閭咸集樽前歡笑亂中悲哀越至今春解綬歸來
擬卜前基若親是陪吉凶憂樂伏臘歲時共敍相須
式燕以嬉適有醮禮俾姪主之樽酒來餉一夜爲樂
縱未于歸庶覩貞吉那知凶禍伏於冥冥鐵床孤形
雞夢初驚鬼耶天耶虛歟實歟屬纊無飄堂帷已設

謂公遐壽年未六十謂公疾劇臥不旬日有子在側
未付四字有姪來呼莫承馬戒呼爺片玉辟頭孫凰
邈不是答地昏天茫江山無主雲物生凉門欝長者
巷無居人嗚呼痛哉致此何曰昔先考亡亦公之年
自古吾門壽何不綿七十已矣耳順難焉無涯天痛
在姪他偏呼彼靈龜上問于天上帝何言此理難詰
日月流邁坻期已及樂彼龍華卜此牛岡昌流西回
洛江東長瑞日祥風秀水明沙水哉水哉上連月波
月波之下畱鶴之阿先祖先君此焉同窆魂其如水
無處不到遡回從之宛在水中問兒消息爲報安寧

一閉玄宮百年何賴有酒誰酌有饌誰侑言念及此
腷臆誰訴薄奠來哭萬未一吐不昧者存庶鑒情素
嗚呼痛哉

又　猶子熙道

情深撫顧如子恩重如何不幸使我心痛念我仲父
行敦孝睦待人款款不事表襮居家淡淡無意營求
早卜松亭寄興溪頭名榮無分詩酒自適一經兵火
舊業零落浮東泊西酸苦忍說歲在癸冬始旋菟裘
尋源故洞訪花其邱羈懷日攄氣力稍康日新有訓
弃捷文場中心式悅以望立揚遇運不淑反遭鴻罹

白首仲叔幾何憂悲門禍至此可免餘厄那知天禍
又及吾叔命耶數耶致此何故孤孀無顆子女何怙
鰥漢魚鳥與之有期嗚呼已矣今來遠斯仁不得壽
理不可必吾門孫中姪甚孤獨旣懷二人不寐明發
竟失吾叔我將疇託遠滯黃鳥尚未思覆病未侍藥
歛不憑哭幽明之間此恨何極龍華山下牛岡得窆
洛流在右波接水橋欲往從之遡洄在玆靈其知耶
其不知耶一杯永訣萬古長辭嗚呼痛哉

追慕錄終